



左氏百川學海

第十七冊

珊瑚鈎詩話卷第一

不

藏書

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義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二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

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
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
貫休輩効其顛張籍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
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
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
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
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
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
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
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
當先量力然后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
翥多見其喑嘍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
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
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
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
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
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
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
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
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
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

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
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
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
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
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
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
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
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
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
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
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
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
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
箸獄吏程邈初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
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
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
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
糾纏之象有倒壑者世傳務光辟湯之禪居清冷
之陂植壑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
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
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
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

有垂露者亦喜所剗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旆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篆如孫臆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

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則又駭其奮

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
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
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
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
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為丞黎則知其傷

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
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
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
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
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
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
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
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
无咎劾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
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

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
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
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
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
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
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
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
此其端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

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
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
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
鳳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
詰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
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
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
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
生齋沄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鱓何須欲噬人湯湯
此水勢方割陽侯鬱怒馮夷搏鼉擲鯨吐海岳驚

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拳竒滅沒隘
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銷人憂未有乃
孫畫乃水逋客見之心欲死雷奔電擊走中原魚
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
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
淮海客身脫垂涎頭雪白驚心未定畏崩湍欲覓
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兩笠煙蓑是所圖
它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甓社珠以道覽之云
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
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
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揚大年西
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
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恠險蹶趨爲下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
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杯玉笋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
王揚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

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
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駁陰解日光穿漏又
云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
明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
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恍惚畢出蜿蜿
蜒蜒來享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燾旄麾飛揚曄
雷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
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胷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
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
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
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鈎致

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
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
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
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湏有銜不祛鑽石埋銘
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爲其季
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
而云詩芳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
歎曰永懷而善然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
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尚爾而况乃
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没身雜蓀蒞以爲辟兮以慰
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旣以聞
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如

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
詠惟謫仙爲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
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
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
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
鯨仙伯已凌波柰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
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
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黃豫章爲警策

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
令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
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
無瑕雙白壁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
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
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
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
從自以爲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鑊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
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
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

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江浙
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
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
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
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
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
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
京華從今鄰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愈
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
已近駟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

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慎皆譏之也後靖
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
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
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
間客採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
手小斲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
自氤氲予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峰未乘雲氣
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
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兩餘徐步清風獵獵

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踈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
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
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鈞詩話卷第一

珊瑚鈞詩話卷第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碩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碩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予予干旛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旛太守視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邠之會
謂人曰食中無饅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
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
彘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
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
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酌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檣白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
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龜曰
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推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侍書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
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
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
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祝敵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它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
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
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柁
救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

弈碁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於黃
帝蹙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
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鸞金勒星粲霧駁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杜詩云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鬪雞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

兗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
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
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衆旣而復出
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
者覩胥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
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
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叩之主
何事曰尸案還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
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它日當來作監河侯
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焉至城北墮一池颯然
悟汗出徧躰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
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

河侯而死乃為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為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杭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藉其間者十九非為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為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鬪毆爭訟公然為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

髮病叅軍旋糶黃梁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
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
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
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
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
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
祕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
槩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
祝頌之深敷染奚旣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
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
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日出次於郊
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
將它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
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
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清獻趙公所知踰八
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
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
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逝
味其言豈葛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毅然

猶在也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闔中歌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躰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蘂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躰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
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
云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
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
說也

予挈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
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
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
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
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爲少也晁元升作
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旣葬八年其連姻
宣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

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况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屬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婭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婭也唐周邴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邴疑瞿唐之險必有恠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頷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爪拏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劔磨洗適市

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
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
立碎詰旦胡人載錘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
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
之破寶山耳農夫惋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
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
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
許真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
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
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

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盡定飛去雷電歛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閹覽劍鋒神助宋將軍韓嫣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飢寒逐彈丸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它日截飯肉而食劍乃頑

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予曾戲
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
吾寧刺豕斷蛟干越豈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
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涇
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
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
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
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
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
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贖愀然謂同

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圯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畿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為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爲黃金碎以漆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
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
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
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相溫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厚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
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
良不得出門策駑駘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鈎詩話卷第二

珊瑚鈎詩話卷第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文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飭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
渭且徘徊而不忍別况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
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予曰星
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
鍾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仙
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
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解曰黃鵠譬高
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于
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
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
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喅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喅
喅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
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
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

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蔡傷而不莖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况也此詩人因物而興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自稱臣是酒家仙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舡襟細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梢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

獨臣衣不蓋軀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
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雖甘心若死灰
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
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
涕洟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
年予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
不載

曹王臯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
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
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
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
不能世也

蓋巖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巖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巖力戰賊駭汗伺其困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迨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巖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巖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而使己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巖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巖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巖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巖僕隸也今

之爲僕者或聚千指緩急鮮有爲用况以寡敵衆
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
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於患害反
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况能死忠以自見乎
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責
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巖事
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
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巖之忠勇終不聞
主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
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
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

困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
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噐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
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
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它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
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
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
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
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
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
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
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
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
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
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
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
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
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

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
史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
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
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
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
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
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
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
靳於一婢耶說竒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
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
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

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
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
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
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
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
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
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
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
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
槽自然其文成白鴿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
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舫出

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
入紫槽朱鷺飛去喚青霄江邊塞上情何限瀛府
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瑤瑟虛傳仙子弄雲璈
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
平也燒春劔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
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
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尽一核又
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
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
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薌

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
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椀空近時以黃柑醞酒
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麩作白醪號玉友皆竒絕
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
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
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殺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
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无
思以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
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
全予也多矣獨以麩藥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
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籊酒

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
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
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卧者將
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椀皆
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
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含曰少時讀醉鄉
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
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
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
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
時未知麴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
以來人徒酣酌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仙酈

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
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
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
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
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
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
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寘之座
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
陶令挂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
鷓鴣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觥旨酒思柔
觥爲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旣醉
以五斗解醒快飲痛醺則用之蓋觥角之出類者

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饒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踈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

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
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
蒂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
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
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
難爲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
歷青羗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粬教作人情
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
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
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畵捉詹卸呼
田歛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

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
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
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稽事較功考
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
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
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
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
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
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
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
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
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彛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

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
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
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
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
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
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
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
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
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
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
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

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
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
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
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
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
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
以示焉予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
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清貴俱在座顧不肖而謂
諸人曰茲人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
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答曰內翰
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

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河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珊瑚鈎詩話卷之三終





王文正公筆錄

王沂公

王



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
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
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
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
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
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
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
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后訖 太宗
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真宗儲邸歷年最久
羣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
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
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
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
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
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昏娶大
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
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
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
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
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
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
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
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
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
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
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
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
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竟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 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
爲定制

王劔兒名彥昇以善擊劔得事 太祖潛躍中隸於
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憇府第召宰相至諭
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劔叱
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麤獷倉卒
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
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酗
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
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
往洎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典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為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

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俾俟歸朝日
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
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
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
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
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
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 真宗世不能用
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
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
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
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樂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辯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
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竊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
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
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
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
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
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
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
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
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
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
會 太祖上僊其事亦寢 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
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
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
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求德嘗陰自求訪及 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求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求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 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求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癰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
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
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
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
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吳啜
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
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
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
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
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
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
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為一班先詣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為一班
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
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為災一日
真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膳左右聲言飛蝗且至
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

甚不憚命徹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

事上在左母后在右

出蔡邕獨斷

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

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

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

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爲言上力保庇之普又

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

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

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

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

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

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

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

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沈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誥王命急宣或至盱具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宴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道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沈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姓善鑿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
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
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
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
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
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
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
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

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

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

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迂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
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鬪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
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
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
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

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
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
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
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
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
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
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
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
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旣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

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裾蹶蹠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為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故宋

毫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
之患十有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
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
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
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
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
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
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 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
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為相趙普執奏以為不可
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
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
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
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
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
啓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為覲先帝默然翌日
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
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
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
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
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至

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
儒以我燕服尔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
學士一日 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
每崇政殿聽朝罷
至此謂之倒坐御膳
畢復坐謂之再坐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
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
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
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
燕服學士以下
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國老談苑卷第一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 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 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陞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 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

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噐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於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

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 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
上翌日嚙戚奪志以圖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
而擒暉淮南平 上功居第一王業肇於是矣向
若苟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
不拔之基以延祀於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於清流山下
士卒恐懼 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
翌旦正午 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
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鍾而應之旣平鳴鍾
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
分邊事儀至苑門見 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

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即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

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
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於是
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
與語引入寢殿因指御所有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
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
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温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
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
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

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
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
持之巡行殿籞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
以栢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
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
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纖之言
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

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充王山成合宴以賞
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
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
令田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
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憚而輟宴還第乃去山
爲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
賢何能及此 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 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

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

蹟誠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

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 太宗大喜顧謂之

曰他日之英主也

仁宗在儲宮 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
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 真宗曰太
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
導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
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
左右取之呈於 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
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駟以賜欽若
即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名令
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同

部夫犯賊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
親民之官賊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
財物有罪止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
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賊吏
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
署勅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
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入己並同枉法者是也質
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
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
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
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

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以門地自負乃
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
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
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
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 太祖意者因請之
於上或拂之於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
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
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
或言悉竒貨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

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為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庫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為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為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為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於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

獄爲常臣切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
德讓拾而結於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
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從而悔厚賜
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
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略
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
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
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
士君子以此少之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
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

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
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
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
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
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
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
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
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
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

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欷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

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
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温叟却之其人曰此物
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温叟不得已而受之即命家
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即倍於粟草矣自是
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
奔告聖駕方御樓温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
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
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
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風憲敢不言
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
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 太祖在資

福殿普因入奏其事 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
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 太祖
俄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
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冊命輔
相即不知何人今皇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
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奏遂命 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 真宗宣御醫賈上
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
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
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於朕興
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
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
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
繪其像成圖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叅樞密堯咨掌制誥
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爲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
願斬之以謝天下

國老談苑卷第二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 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

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洎淮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 真宗命內饗調肉糜宸翰緘噐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堦蘇耆力排而

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

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蝻蚱
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蝻蚱至螿蚳凡羅列十餘種
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 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
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
事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旣宴薦瓜主客舉謂
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
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旣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
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日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

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
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
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
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爲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 太宗

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 真宗嘗

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於第中
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

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

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噐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櫝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檐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叅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

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
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
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
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
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
省以答天意 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
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
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
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

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徵彼券則爲爾患在乳
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
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
間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於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
旣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
而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
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
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慙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敘致
真宗恩遇厚自

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
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惣領祥符中處士魏野
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
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
其詩累於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
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
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
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
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
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

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敘其略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
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慘末年果南遷

種放以諫議大夫還山 眞宗命宴餞於龍圖閣羣
臣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
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 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
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
化中上苑象斃 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於
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
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
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

一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賞爾
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
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
誤一日擲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 真宗朝
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
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
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
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
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
至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母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逋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 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 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忤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於雷康準聞之竄
遂誠寃於謂今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
當為防之於是聚令博易亦閱之詰旦聞夜三更
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

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繆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

歸 太宗覽之大喜特詔預宴即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

治乖於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

其誕妄妖惑上聽 真宗雖不開納然甚竒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

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
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
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
其中書時揔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
爲挽郎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
陶鑄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
陽未幾而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
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
之句

國老談苑卷第二終

